

罗马史

第四卷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商務印書館

014060485

K126
07
V4 2014

罗马史

第四卷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李稼年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北航

C1748276

K126
07
V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史. 第4卷/(德)蒙森著;李稼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10619-1

I. ①罗… II. ①蒙…②李… III. ①古罗马—历史 IV. 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284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LUOMǎ SHǐ

罗 马 史

第四卷

[德]特奥多尔·蒙森 著

李稼年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619-1

2014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¼

定价: 35.00 元

78903010

Theodor Mommsen
ROMISCHE GESCHICHTE
(History of Rome)

Band IV

(J. M. Dent and Sons Ltd. 1920)

根据慕尼黑德意志袖珍书籍出版公司 1984 年德文版翻译,校订时参考了
伦敦 J. M. 登特父子有限公司 1920 年英译本



目 录

第四卷 革命

第一章	属国——迄格拉古兄弟时代·····	2
第二章	改革运动与提比略·格拉古·····	61
第三章	革命与盖乌斯·格拉古·····	87
第四章	复古政治·····	113
第五章	北方民族·····	144
第六章	马略的革命企图与德鲁苏斯的改革企图·····	173
第七章	意大利属国的叛乱与苏尔皮奇乌斯革命·····	199
第八章	东方与米特拉达特斯王·····	239
第九章	秦纳与苏拉·····	276
第十章	苏拉体制·····	304
第十一章	共和国及其经济·····	341
第十二章	民族性 宗教 教育·····	365
第十三章	文学和艺术·····	386

第四卷 革命

你如此疯狂地驱赶我；
恐怕我要崩溃了。
上帝也不是每个周末
都要痛饮一番的。

——歌德

第一章 属国——迄格拉古兄弟时代

马其顿王国既废，罗马的统治权不但西自赫尔克利斯柱东至尼罗河口和奥隆特斯河口成为既定的事实，而且仿佛受运命的最后决定，以定数难逃来全力压迫各国，使各国不亡于绝望的反抗，即亡于绝望的忍耐，此外无选择的余地。西班牙各省已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非洲、希腊和亚洲各地仍被视为罗马的保护国，两种地方都有强者与弱者的斗争，战局的转变虽形色繁多，却是千篇一律；如果历史不当力使诚挚的读者与她共尝甘苦，共历春光和冬景，则史家或欲规避这种乏味的工作，不考究这些战局的转变。可是此等冲突，单独地看，虽似无关重要而居附属地位，合起来看，却有深沉的历史意义在；特别是我们要明白本时期意大利的情形，非先晓得外省对于母国的反动不可。

本期之始，除可视为天然属于意大利的各区外——然而这些地方的土著仍未全被征服，利古里亚人、撒丁人和科西嘉人仍给罗马人“征村落而奏凯”的机会，不甚为罗马的光荣——罗马的主权仅正式成立于西班牙的两省，这两省包括比利牛斯山外半岛的东部大半和南部。上文已述此半岛的情形。伊比利亚人与凯尔特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这里杂然并陈，蔚为奇观。种类迥异和高下悬殊的文明在这里同时存在，在许多点成交互错综之势，伊比利亚人的古文化与极端的半开化状态并立，腓尼基和希腊商业城市的文明状态与拉丁化文化的发展并立，银矿所雇用的众多意大利人和驻防此地的大军都特别促进拉丁文化的发展。在这方面，罗马市镇意大利迦(Italica，在塞维利亚附近)和拉丁殖民地

迦泰亚(Caiteia,在直布罗陀湾)值得一述——后者仅次于阿格里根图姆(Agrigentum),为最早操拉丁语而行意大利制的海外市府。意大利迦是老西庇阿离西班牙以前(548年即前206年)为部下愿留在半岛的老兵创设的——不过可能原非市民民社,而仅为一个交易场所。^① 迦泰亚的创立在583年即前171年,为营中所生的大批儿童——罗马兵士与西班牙奴隶所生之子——而设,这些儿童长大成人,在法律上为奴隶,在事实上却为自由的意大利人,现在为国家的缘故得到解放,与迦泰亚的旧居民组合成一个拉丁殖民地。大体看来,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整顿埃布罗省(575年即前179年,576年即前178年)以后,虽有一两次征讨凯尔特伊比利亚人和卢西塔尼亚人的事见于记载,西班牙各省却安享太平无事的福,几三十年。

较严重的事件发生于600年即前154年。卢西塔尼亚人在一位首领名布尼库斯(Punicus)的指导之下,侵入罗马领域,罗马两省长官联合抵抗,为其所败,军队死者甚众。维托内人(Vettonen在塔古斯河与上杜罗河[Duro]之间)为此事所动,与卢西塔尼亚人联合,卢西塔尼亚人得其支援,竟能把行动范围扩大,远至地中海,甚且劫掠距罗马省会新迦太基不远的巴斯图罗-腓尼基之地。国内的罗马人极为重视此事,以至于议决派一位执政官往西班牙,这是自从559年即前195年以来未尝采取的步骤,并且为加速派援起见,甚至把新执政官的法定就职日期提早两个半月。因为这个缘故,执政官就职的日期由三月十五日改到一月一日;我们现在仍用的岁首就这样形成了。可是执政官昆图斯·弗尔维乌

^① 西庇阿原欲使意大利迦成为意大利所谓 *forum et conciliabulum civium Romanorum*,以后高卢的阿奎-塞克斯提亚(Aquae Sextiae)也有同样的起源。海外市民民社的设立仅始于较晚时期的迦太基和纳博(Narbo);可是有可注意的,在某种意义上,可说西庇阿已朝那方向走了第一步。

斯·诺比利奥尔尚未带兵来到，远西班牙省长官副执政官卢奇乌斯·穆米乌斯(Lucius Mummius)就与卢西塔尼亚人大战于塔古斯河右岸，现在布尼库斯已战死，统率卢西塔尼亚人的是继任人恺撒鲁斯(Caesarus)(601年即前153年)。起初，战局有利于罗马人；卢西塔尼亚兵败，营垒被陷。不过罗马人在进军中已感疲乏，又在追击时乱了行阵，终至为已败的敌人所乘，全被击破，阵亡九千人，除敌营外，本营也告失陷。

现在战火蔓延甚广。塔古斯河左岸的卢西塔尼亚人在考凯努斯(Caucaenus)率领之下，猛扑罗马属下的凯尔提西人(Celtici)在阿连特茹(Alentejo)，取其城邑科尼斯托尔吉(Conistorgis)。卢西塔尼亚人把夺自穆米乌斯的旌旗送给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一方面宣告胜利，一方面要求起兵，并且这民族中也不乏骚动。有两个部落，一个是贝里部(Belli)，一个是帖替部(Titthi)，与强大的阿雷瓦恺部(Arevacae，在杜罗河和塔古斯河的源头附近)为邻，两部决定共同卜居于境内一个城邑塞介达(Segeda)。他们正在从事建筑城垣，罗马人命他们停工，因为森普罗尼乌斯的条约禁止属国随意建城，同时又要求他们缴纳按条约应缴纳但多时未经征取的款项和人丁。对这两个命令，西班牙人都不肯服从，声言他们仅在从事扩展而非建城，至于贡献，罗马人不但已把它停止，而且已把它豁免。此后诺比利奥尔即率兵近三万人来到近西班牙省，内有努比底亚的骑兵和战象十匹。新城塞介达的城垣尚未竣工，居民大部降服。可是最有决断的人士却携妻带子逃到阿雷瓦恺部，请他们共抗罗马人。阿雷瓦恺部见卢西塔尼亚人战胜穆米乌斯，胆力大增，便同意此事，并推选塞介达难民中的迦鲁(Carus)为统帅。这位英勇的领袖被选的第三日便死于疆场，不过罗马军被击破，罗马市民战死的达六千人；自此以后，罗马人永不忘八月二十三日火神节(Volcanalia)的悲痛。然而阿雷瓦恺部因统帅殒落，退入最坚城邑努曼提亚

(Numantia,在瓜尔莱[Guarray],位于杜罗河上索里亚[Soria]以北,相距约五公里)。诺比利奥尔追至此处。第二战发生于城下,罗马人起初以战象把西班牙人驱回城内,可是在进行此事时,一象受伤,他们陷于混乱,敌人由城内出击,罗马军又败于敌人之手。此事和其他不幸事件——如罗马派骑兵一队往征助兵,为敌所歼——使罗马人在近西班牙的情势极形不利,以致罗马兵库和粮台所在的奥西利(Ocilis)堡垒投归敌人,此时阿雷瓦恺部竟至想向罗马人提示和约,不过无功。然而穆米乌斯在南方的胜利却差可与这些失利相抵。他的军队虽因遭挫折而力衰,可是能乘卢西塔尼亚人失策而分散于塔古斯河右岸之时,予以击破,然后渡到左岸;卢西塔尼亚人原已蹂躏罗马全部的领土,甚至抄掠到非洲,现在他把南省的敌人肃清。

翌年(602年即前152年),元老院以诺比利奥尔无能,派大批增援和一位新元帅来代替他,新元帅为执政官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卢斯(Maceus Claudius Marcellus)。586年即前168年他为将军时既于西班牙取卓著功绩,此后两次为执政官,皆证明他有做统帅的本领。他的领袖才能尤其是他的仁慈迅即转移时局;奥西里即刻向他投降;阿雷瓦恺部希望略付罚款即可得和,马尔凯卢斯准其所请,甚至此部也得休战,派使者往罗马。如是,马尔凯卢斯便能进至南省;南省的维托内人和卢西塔尼亚人于将军马尔库斯·阿提利乌斯(Marcus Atilius)在其境内时表示服从,可是他一旦离去,他们便又叛变,侵伐罗马的同盟。这位执政官到来,此地恢复平静状态,他在科度巴(Corduba)过冬时,整个半岛停战。同时,对阿雷瓦恺部的和约问题则在罗马城讨论。有足以明示西班牙人的相互关系的,就是阿雷瓦恺部的罗马党遣密使来陈说:罗马人若不愿牺牲亲附罗马的西班牙人,便只能每年派一执政官带相当兵力至西班牙,否则须乘今之时施重惩以儆效尤,此外无他途

可循；罗马所以拒绝和议，此为其主要原因。即以此故，阿雷瓦恺部的使者未得确定的答复即被遣归，罗马决定努力进行战事。于是翌年（603 年即前 151 年）春季，马尔凯卢斯被迫再对阿雷瓦恺部作战。可是罗马统帅听闻继任人不久将至，不愿把结束战事的光荣留给后任，或更为可能的，他与格拉古主张相同，以为欲得永久和平，首须善待西班牙人。他竟与阿雷瓦恺最有势力的人士举行一个秘密会议，在努曼提亚城下结成条约，阿雷瓦恺部依约向罗马人无条件投降，不过承诺出钱和遣质子以后，又得恢复其旧条款所列的权利。

新元帅执政官卢奇乌斯·卢库卢斯（Lucius Lucullus）来到大本营时，见和约已正式缔结，他前来督导的战事业已告终，他原希望由西班牙取得荣名尤其是钱财回国，如今希望似乎化为泡影。可是这种困难有法克服。卢库卢斯自动攻击阿雷瓦恺部的西邻瓦迦人（Vaccaeii），这是个仍为独立的凯尔特伊比利亚民族，且与罗马人有极友善的关系。西班牙人请问何罪见攻，罗马人便忽然攻打考迦城（Cauca 即科卡 [Coca]，在塞哥维亚 [Segovia] 西，相距约四十公里），以为答复；这座惊慌的城邑牺牲巨款，以为已买得一个降约，罗马军队却开入城内，捕居民为奴隶或加以屠戮，毫无借口。罗马军既做出这件英勇事业，据说因此丧命的达二万人，便再向前进。一片广大区域的村镇或被放弃，或闭门以拒罗马军，如强固的茵特迦提亚（Intercatia）和瓦迦人的首城帕朗提亚（Pallantia，即帕伦西亚 [Palencia]）。贪婪者自食其报；无一民社敢与这背信的元帅缔结降约。因居民一致逃窜，不但无物可掠，而且在这四面楚歌之地，他几至不能一朝居。有一位得人敬重的军团长官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Scipio Aemilianus），是皮德纳战役胜利者之子，扎玛战役胜利将军的义孙，他在茵特迦提亚之前，当元帅的诺言不复济事之时，竟能以一己的诺言为担保，劝居民结一协定，罗马军借此受有一批牛羊和衣服，而后离去。可是罗马军攻帕朗提亚，却因

缺乏粮饷,不得不解围,退兵之时,瓦迦人追蹶其后,直至杜罗河。于是卢库卢斯进至南省;本年在南省的将军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伽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已为卢西塔尼亚人所败。二人在相距不远之处度过冬季——卢库卢斯在图尔德塔尼人(Turdetani)境内,伽尔巴在科尼斯托尔吉斯人境内——翌年(604年即前150年),他们合攻卢西塔尼亚人。卢库卢斯在加的斯(Gades)海峡附近略获小胜。伽尔巴的成绩较大,因为他与塔古斯河右岸的三个部落结约,许把他们移到较佳的居地;于是这蛮族因欲得地而来归他的达七千人,伽尔巴把他们分为三队,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一部分掳去为奴隶,把另一部分杀戮。人以背信、残忍和贪婪来作战,未有如这两位将军之甚的;然而凭着造罪得来的财宝,一个免于判罪,另一个甚至免于弹劾。耆宿加图年已八十五岁,距死期仅数月,想传讯伽尔巴于市民之前;可是这位将军啼哭的儿女和带回本国的黄金竟能向罗马人民证其无罪。

不是因为卢库卢斯和伽尔巴在西班牙得到不光荣的胜利,而是因为第四次马其顿战争和第三次迦太基战争爆发于605年即前149年,罗马人始暂把西班牙的事又交给寻常的省长。伽尔巴的背信未挫卢西塔尼亚人的锐气,反而激起他们的愤慨,于是他们即刻又蹂躏图尔德塔尼亚肥沃之地。罗马的省长盖乌斯·维提利乌斯(Gaius Vetilius, 607—608年即前147—146年^①)率兵向他们进攻,不但击败他们,而且把他们全军赶得向一座山逃窜,他们似

① 关于维里亚都战事的年代,尚无定论。所可确定的,是维里亚都的出现始于对维提利乌斯的冲突,还有他死于615年即前139年;他掌权的时间据估计为八年、十年、十一年、十四年或二十年。第一个估计有些可能性,因为在狄奥多鲁斯(Diodorus)和奥罗西乌斯(Orosius)书中维里亚都的出现均与科林斯的毁灭相连。与维里亚都作战的罗马省长有几个必属于北省,因为维里亚都的活动虽大半在南省,却不全在南省,所以我们不可以省长的数目计算他为领袖的年数。

乎陷入无可挽救的绝境。降约业已实际订妥，那时维里亚都(Viriathus)警告同国人说：罗马人的诺言不可信，他们若肯从他，他必能把他们救出。维里亚都是个出身微贱的人，从前他年少时，曾英勇保卫他的羊群以抗野兽和盗贼，今在重大的战争中成为可畏的游击队长，那些经伽尔巴背信痛剿的西班牙人能偶然逃得性命的只有少数，维里亚都实居其一。他的言辞和榜样深有效力，军队推他为最高统帅。维里亚都命他那军队的大部分头各取一路向指定的聚会处前进，他自选马最良而人最可靠的骑兵一千人编成一队，亲率他们掩护其余部队出发。罗马人缺乏轻骑，不敢在敌骑监视之下分兵追击。维里亚都和他那队人马制止罗马全军整整两日，他忽然在夜间离去，急向聚会处而行。这位罗马将军追他，可是陷入一个巧设的埋伏，折了全军之半，并且他本人也被捕杀，其余的队伍勉强逃到海峡附近的殖民地迦泰亚。百忙之中，西班牙民兵五千人由埃布罗被派往援助罗马的败军，可是此队仍在途中，便为维里亚都所毁灭，于是他完全控制卡本塔尼亚(Carpetania)的整个内地，罗马人甚至不敢到那里来寻他。现在维里亚都被承认为全卢西塔尼亚的君主，他既有王位的全副尊严，又知如何不失其牧羊人的朴素习惯。他没有与普通兵士不同的标志；他的岳父是罗马属下西班牙的王子阿斯托尔帕(Astolpa)，摆设富丽堂皇的结婚筵席招待他，他未曾动用金器和丰盛的肴馔，便起身离座，把新娘提到马上，携着她向他的山中驰去。每有战利品，他所取的未尝多于他所分给每个战友的一份。兵士所以认识元帅，只因他身材高大，隽语惊人，最重要的，他的节制和操劳为部下任何人所不及，就寝时永穿全副衣甲，作战时永立在最前列。仿佛在这个根本平淡无奇的时代，一位荷马诗中的英雄复生于世；维里亚都在全西班牙名闻遐迩；这英勇的民族受异族统治的桎梏，以为在他身上毕竟见到一位行将打破桎梏的人物。

以后两年(608—609 年即前 146—前 145 年),他的领导在西班牙的南北两部均著非常的成效。维里亚都既毁灭将军盖乌斯·普劳提乌斯(Gaius Plautius)的先锋,又竟能施巧计把他诱到塔古斯河的右岸,在那里大破其兵,以致这位罗马副执政官在仲夏时驻营度冬——因此他以贻羞罗马民社的罪被控于人民之前,不得不出居异域。同样,省长——似为近西班牙省的省长——克劳狄乌斯·尤尼曼努斯(Claudius Unimanus)的军队也被毁灭,盖乌斯·内吉狄乌斯(Gaius Negidius)的军队被击破,大片平原被劫掠。表胜观高筑在西班牙山中,饰以罗马省长的官徽和兵团的武器,罗马城内的人听得蛮族胜利,惭愧与惶恐交集。现在一位较为可靠的军官被委来指挥西班牙的战事,此人就是执政官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埃米利亚努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 Aemilianus),为皮德纳战胜将军的次子(609 年即前 145 年)。可是永经战阵的老兵正由马其顿和亚细亚归来,罗马人却不敢再派他们前往西班牙,做其所恶的战事,马克西姆斯带来的两个兵团都是新征的兵,不比那士气不振的旧西班牙军更为可靠。最初几仗又利于卢西塔尼亚人,后来在本年的所余月日中,这位慎重的将军把全军集中于乌萨(Ucsa 即奥苏纳[Qsuna],在塞维利亚东南)营内,敌人讨战,他不应战;到了次年(610 年即前 144 年),他的部下已由小战适于打仗,然后能保持优势,于几次胜利之后,到科度巴驻营度冬。可是接代马克西姆斯的将军昆克提乌斯(Quinctius)怯懦无能,罗马人又连战连败,时当仲夏,其将军即闭城自保于科度巴;同时维里亚都却横行于南省(611 年即前 143 年)。

他的继任人昆图斯·法比乌斯·塞尔维利亚努斯(Quintus Fabius Seivilianus)系马克西姆斯·埃米利亚努斯的义兄弟,被派带两个新兵团和十匹象来到半岛,他努力深入卢西塔尼亚人之地,可是几次交锋,不分胜负,罗马营垒被攻,勉强把敌人击退,他觉着

不得不退回罗马境内。维里亚都迫入省境，不过他的部队依西班牙叛军的惯例，忽然化为乌有，他不得不回到卢西塔尼亚（612 年即前 142 年）。次年（613 年即前 141 年），塞尔维利亚努斯再取攻势，穿越贝提斯河（Baetis）和阿那河（Anas）上的地域，然后进入卢西塔尼亚，占领许多城邑。大批叛党落入其手，为首的约五百人都被处决；由罗马境内叛归敌方的皆被断手，其余众人均被卖为奴隶。可是在这一次，西班牙战事却也不失其变化无常的特性。在这一切胜利以后，罗马军在攻打埃利萨内（Erisane）时为维里亚都所击破，被追至一座危岩，完全落入敌人的掌握。然而维里亚都与昔日萨谟奈将军在考迪尼山隘时一样，仅止于与塞尔维利亚努斯订一和约，约中承认卢西塔尼亚自主，并承认维里亚都为卢西塔尼亚王。罗马势力的增加与民族荣辱感的衰微相等，首都人士乐于解脱这讨厌的战争，元老院和人民竟批准此项条约。可是塞尔维利亚努斯的胞弟昆图斯·塞尔维利乌斯·恺庇欧（Quintus Servilius Caepio）继其兄位，深不满于这种姑息态度；元老院懦弱，竟至于先允许这位执政官暗中谋害维里亚都，而后至少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坐视他毫无借口，公然背信。于是恺庇欧侵卢西塔尼亚，穿越其地，远至维托内人和伽莱西人（Gallaeci）之境；维里亚都不肯与占优势的兵力交锋，用巧妙行动闪避敌人（614 年即前 140 年）。可是到了次年（615 年即前 139 年），恺庇欧重行进攻，同时马尔库斯·波皮利乌斯（Marcus Popillius）率北省可调的兵来卢西塔尼亚援助他，维里亚都不计条款，请求议和。罗马人要求他把一切由罗马辖境投归他的人，连他的岳父在内，一概交出；他遵照办理，罗马人下令把他们处决或断手。可是这还不够，罗马人不惯于把战败者将来的命运一次和盘托出。

命令络绎不绝地传到卢西塔尼亚人，每次要求均较前次更为难堪，终至勒令他们缴出武器。昔日卢西塔尼亚人为伽尔巴所缴

械的遭到厄运，维里亚都有鉴于此，再动干戈；可是已嫌太迟。他的犹豫不决已在其左右近臣中种下谋反的根苗，他的亲信，来自乌萨的奥达斯(Oudas)、狄达尔科(Ditalco)和米努奇乌斯(Minucius)等三人以为无再获胜利之望，取得国王的许可，再与西庇阿开和议，借此把卢西塔尼亚英雄的生命卖给外人，以换取个人免罪和其他报酬的保证。他们回营后，向国王力称交涉结果顺利，次夜便乘他在帐中入睡，把他刺死。卢西塔尼亚人用无与伦比的葬礼崇敬这位功名赫奕的领袖，二百对武士在丧事宴会中比武；又用更高的方式崇敬他，他们不放弃战事，却推举陶塔姆斯(Tautamus)为元帅以代那殒命的英雄。维里亚都曾计划夺取萨贡图姆于罗马人之手，这计划自属十分大胆，不过新元帅既无其前任那种适可而止的明智，又缺乏他那种军事本领。远征完全失败，军队在归途渡贝提斯河时为敌所攻，被迫无条件投降。如是，卢西塔尼亚非亡于光明正大的战争，而实亡于外国人的奸谋和暗杀。

维里亚都和卢西塔尼亚人祸害南省之时，另一严重不逊于此的战争爆发在北省的凯尔特伊比利亚各族之中，未必不受前者的扶助。610年即前144年，阿雷瓦恺部见维里亚都的辉煌胜利而生心，起兵叛罗马；执政官昆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原被派援救马克西姆斯·埃米利亚努斯于西班牙，因此故不往南省，却移兵攻凯尔特伊比利亚人。他以此等人的战斗，尤其是他攻打那被认为坚不可摧的城池康特雷比亚(Contrebia)，都显示他的本领不减当年战胜马其顿伪主之时；经他治理两年(611—612年即前143—前142年)之后，北省慑服。只有特曼提亚(Termantia)和努曼提亚两城尚未向罗马人打开城门，可是他们与罗马人的降约也即将结成，并且西班牙人已履行大半的条件。然而西班牙人素以执有一柄得心应手的刀剑自豪，罗马人一命他们缴出武器，他们便与维里亚都一样，也为这种真纯的自

尊心所阻，决定服从勇悍的梅伽拉维库斯(Megaravicus)，继续作战。这事似属愚妄。613年即前141年的执政军为执政官昆图斯·庞培(Quintus Pompeius)所统率，其兵力四倍于努曼提亚能胜兵役人丁的总数。可是这位将军毫不知兵，在两城的城墙下大遭挫败(613年即前141年，614年即前140年)，以致他终愿用交涉方式取得他所不能强取的和平。与特曼提亚的协定必已成立。至于努曼提亚，罗马将军释放他们方面的俘虏，暗中允许给他们以优待，要求这民社无条件投降。努曼提亚人厌战，对此同意，将军竟把他的要求限制在无可再小的程度。战俘逃兵和人质均已交出，议妥的款项已付出大半，适值615年即前139年新将军马尔库斯·波皮利乌斯·莱那斯来到营中。按罗马人的观念，庞培所结的和约未免辱国，他一见统兵的责任移到他人肩头，便为避免还罗马城后遭到查究起见，心生一计，不但自食其言，而且不认其曾为此言；努曼提亚人来缴最后一笔款项，他当他们的和本国的官员之面，简直否认有缔结协定之事。此事便提交罗马元老院判决。元老院加以讨论之时，努曼提亚城下的战事归于停顿，莱那斯从事于远征卢西塔尼亚，促成维里亚都的灭亡，并抄掠努曼提亚邻邑的卢松人(Lusones)。元老院的决定终于到来，大旨谓应继续战争——如是，国家附和庞培的无赖行径。

努曼提亚人勇气不衰，愤慨有加，再行作战；莱那斯攻打他们而无功，他的后任盖乌斯·霍斯提利乌斯·曼奇努斯(Gaius Hostilius Mancinus)也不较为顺利(617年即前137年)。可是他们遭遇挫折，其故不在努曼提亚人的武力，而在罗马将军的军纪废弛，以及——其自然的结果——罗马兵士的放荡、跋扈和畏怯与年俱增。仅是谣言且是无稽的谣言传来，说坎塔布里部(Cantabri)和瓦迦部正来解努曼提亚之围，罗马军未奉命令即弃营宵遁，自保于十六年前诺比利奥尔所筑的寨栅。努曼提亚人听得他们忽然离